

《诗经》中的爱情诗灿若繁星，令人赏心悦目。在《诗经·国风》中的160篇诗作中，有52篇是直接描写爱情的，此外还有许多以家庭婚姻为题材的诗歌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爱情内容。这些诗对男女间的爱慕、追求、幽会、相思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恋者的神情心态，惟妙惟肖地描绘他们的内心活动，呈现出一幅幅或优美真切、或淳朴古拙、或哀婉动人的民情风习图。在这些耀眼的爱情诗中《汉广》这首诗具有与众不同的韵味。全诗如下：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蒹；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①

首先我想对“汉广”这个题目作一些解释。汉水，出自元府嶓冢山，至汉阳大别山入长江；“广”则为广阔浩渺之意。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乔”是“高”的意思，而乔木是指非常高的树木，一般生长在深山老林中。“休息”孔颖达疏曰：疑“息”字作“思”，与下文“思”字同意，俱为语气词。“汉”即为汉水，“南”应理解为遥远的南方。这位樵夫的家乡就在汉水边，那里没有大山，只有丘陵，离汉水较远的地方有大山。“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是比兴修辞，如同《关雎》首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样，是用一种美好的意象引起兴叹，诗意似在说那遥远南方的乔木，郁郁苍

《诗经·汉广》中的情与爱

李璐楠



苍，可望而不可在下休憩；汉水边的那个女子，也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求。“南有乔木”应该写的是一片森林，而不应是一棵乔木，这样想象会觉得这四个字是很美的一幅画。那么对于“汉有游女”的“游”，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些注家认为，诗中的女子是指汉水女神，因而“游”是指其飘行于水面之上。所据源于刘向《列仙传》的记载：“郑交甫过汉皋，遇二

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亡矣。回顾二女亦不见。”但综观全诗内容，找不到“灵女神仙”的痕迹，只感受到了一位普通民间男子的情怀，看到了无望的爱情所带给他的痛苦。神女高高在上，来去无踪，一般人怎能企及？倒是一般的民间女子，可爱可亲而又可接近，所以诗人才会幻想着“刈其蒹，秣其驹”而娶之。若说其女为神女，似乎有点牵强了。并且这与诗中所营造的意境也不相符合。所以我认为诗中的“游女”是一位普通女子而非神女，“游”自然也就不是所谓的“飘行于水面之上”了。《笺》云：“喻贤女虽出游流水之上，人无欲求犯礼者，亦由贞洁使之然。”《孔疏》：“《内则》云：‘女子居内，深宫闭门’。此汉上有游女者，《内则》言：‘閨寺守之则贵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则执筐行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又：“言女虽出游汉水之上者，对不出不游者。”^②从上引两家注疏中，我们可以看出，游女即出游的庶民百姓之女，也就是民女、凡女，与神女了无关涉。“游”所用当是“出游、嬉游”义。段玉裁于“游”字下注云：“游又引申为出游，嬉游义”，与诗经此处之“游”正相吻合。考察《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汉水流域的风俗民情，无不与我们的推论密合。《诗经》所处时代，正是西周末东周初，即历史上有名的春秋时期。由于周室衰微，诸侯不统于王，战争频繁而人口稀少。统治者为了蕃育人口，规定超龄的男女还未结婚的，可以在仲春时候自由相会，自由同居。《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



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仲春之月，即农历二月。“会男女”即使男女聚会在一起。《诗经·郑风·溱洧》一诗就是描写郑国三月上巳节即仲春时节青年男女在溱河、洧河岸边游春情景的。他们游玩相聚，趁机表达爱慕之情。可见春秋时期溱洧河地区已有了三月游春的习俗。这一习俗在现在的北方某些地区还保留着。溱水洧水是郑国境内的两条河流。古洧水是今淮河的一个支流，从河南流入安徽境内。从历史地图上看出：郑国的溱水洧水流域与汉水流域毗连，实属一大区域。溱水洧水流域盛行的风俗，自然也会追及汉水流域。朱熹曾说：“江汉之俗，其女好游”。由此看出，《汉广》一诗的写作时代背景与东周的社会生活相合。诗人在游春时节，来到汉水边，看见一位美貌女子，顿生爱慕之心，却又可望不可及，因之而感伤悲叹，以诗述怀，却不知那女子名姓，故在诗中称其为“游女”。“游女”乃“出游女、嬉游女”也。而有的注本将“游女”注为“潜行水中的女子”，将“汉有游女”译为“汉水有位游泳女”，恐怕是受现代汉语中“泳”、“游”同义和《诗经》行文中，泳、游又常互文的影响，实际上，“泳”的本义才是“潜行水中”。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句中，“江”，出自永康军岷山，东流与汉水合，东北入海。“永”是“长”的意思，“方”，为桴，即小竹排。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汉水是多么的宽广啊，浩瀚到不能在水中潜行；汉江是多么的长啊，长到不能够在江中泛舟。朱熹在《诗集传》中写到：“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于汉江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

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③以此见文王之化广矣。也就是说以前的汉江一带，男女淫乱之俗常见，而自从普及了文王的教化以后，这里的女子变得端庄静一，不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可以求得。而男子呢，下文会说到，也能够发情止义，以礼自持。以朱熹的理解，“汉广”中连续出现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几句话，就是借汉江的广阔浩瀚，它的气势及其覆盖面来比喻文王之化普及的范围及其程度。然而，方玉润却不是这样认为的。结合下面这句诗，“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翘翘错薪，言刈其蒺；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翘翘”为薪错起不平之貌，“错”是“杂”的意思。“楚”为一种木科植物的名称。“言”为语气词，“之子”，指游女，“秣”是喂马的意思。“蒺”，为蒺藜，叶似艾，青白色，长数寸，生水泽中。“驹”，是一种小马。那么这两句诗中，“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错薪，言刈其蒺”描写的就是樵夫的劳动场景，而“之子于归，言秣其马；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描写的就是樵夫的幻想，由于这位游女给他的印象如此之深，甚至在劳动中，他都会幻想着要是游女能够嫁给他，他将会帮她喂马等等一系列愉快的时光。因而，朱熹也注道：“以错薪起兴而欲秣其马，则悦之至。”这也就从侧面看出，这位樵夫对游女的爱慕之情是多么的强烈。然而，事与愿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原因，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时的樵夫，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他一定很苦恼，很郁闷，欲求而不得的心情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因此，很自然的，下文中“汉之广矣，不可泳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就应该用汉江之水广渺而不可渡来比喻游女可望而不可求。如果用刚才朱熹的观点，是不是会觉得有点牵强呢？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是这样说的：“终篇忽叠咏江汉，觉烟水茫茫，浩渺无际，广不可泳，长更无方，惟有徘徊瞻望，长歌浩叹而已。”^④樵夫的叹息声，经过了几千年的洗礼，仍然不灭地萦绕在我们耳边，望着浩瀚的汉江，他兴叹；想着心中的白雪公主，他更心酸。因此，他很自然地用吟唱的方式，用比兴的手法，借汉江水之广不可渡比喻他心中的游女爱不可求。对比着看，我们不难发现，方玉润的解释比朱熹的更合理一些。

那么在读到“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错薪，言刈其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要写樵夫砍柴砍得错落有致？既然樵夫要追求游女，为什么不写他采兰赠勺，而要写他割薪刈草，岂不大煞风景？《诗经》中的这一笔，是多余敷衍的吗？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姚氏祭恒曰：“古者宾客至，必共其岛薪。薪以为炊，岛以秣马，是以游女为宾客矣。”但是既然以游女为宾客，却又欲亲而求之，岂不是不合于礼教吗？这与前面说文王之化前后矛盾，因此这种说法被方玉润否定了。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释呢？方玉润认为只有欧阳修的看法“难为执鞭所欣慕”的意思是最接近诗经原意的。“殊不知此诗即为刈楚刈蒺而作，所谓樵唱是也。近世楚、粤、黔间，樵子入山，多唱山歌，响彻林谷。去劳者善歌，所以忘劳耳。其词大抵男女相赠答，私心爱慕之情，有近乎淫者，亦有以礼自持者。文在雅俗之间，而音节则自然天籁也。当其佳处，往



往入神，有学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愚意此诗，亦必当时诗人歌以付樵。故首章先言乔木起兴，为采乔地。次既言刈楚，为题正面。三兼言刈蒹，乃采薪余事。中间带言游女，则不过借以舒怀，聊为幽思，自适其义云尔。”那么，方玉润的说法就是：因为这首诗描写的就是樵夫采樵时的所感所想。他一边劳动，一边想着心中的游女，也许他们曾经见过一面，也许游女只是他心中的幻想，而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位樵夫已经深深地被游女所吸引。然而，他心里知道游女可望而不可求。因此，他联想到了高大魁梧的乔木，联想到了浩瀚的汉江，便以此做喻，一边劳动一边吟唱，借山歌排解心中的郁闷。因此，刈楚刈蒹只是用来描写当时的劳动场景的，并无他意。而诗经这样写也更符合民歌的特点，达成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那么对于这首诗还有难能可贵的一点，方玉润曰：“《国风》多里巷词，况此山歌，犹能以礼自持，则尤见周家德化所及，凡有血气莫不发情止义，所以为贵也。”也就是说，这里的男子和女子一样，经过周礼的洗礼，都能够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没有淫乱之嫌。这对于现在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那么从写作手法上看，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到：“一章从乔木兴起，为下刈薪张本。中间插入游女，未忽扬起，极难合飘渺之致。后二章刈楚刈蒹，乃为正面，仍带定游女，妙在有意无意之间。三章叠咏，一字不易，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矣。”^⑥也就是说，从乔木起兴，为下文刈楚刈蒹作了铺垫。这也刚好应和了诗经的赋比兴写法。那么这个游女，文中并没有具体细致的描写，就好像一个似有似无的存在，也因此为下文游女可

望而不可求打了伏笔，给人营造了一种飘渺不定，似乎看见了，而伸手一抓又什么也没有的感觉。这种感觉的营造很重要，既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心理，又能给观众造成共鸣，其所谓是巧夺天工。与此同时，《周南·关雎》中的“淑女”、《周南·汉广》中的“游女”、《秦风·蒹葭》中的“伊人”、《陈风·月出》中的“佼人”和《陈风·宛丘》中的“子”，这几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情人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关雎》中的君子对河边采苕菜的“淑女”的追求充满了相思之苦：“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而整首诗中窈窕淑女始终都没有正面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读者所见的只是一个女子的苗条的背影，没有言语，没有思想，没有情感，对君子的追求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汉广》里的游女形象亦如此：《韩诗叙》云：“《汉广》，说（悦）人也。”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发挥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唯可见而不可求，则说（悦）慕益至”，是把握了游女形象的特质的。“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明知其不可求，但诗人还是一往情深，超越了不可求的现实，而进入了痴情的幻想：“之子于归，言秣其马”。但是无论男子的追求多么执着，女子却始终隐身在汉江的另一边，无言而不动情。《蒹葭》也是借助秋水蒹葭、伫立凝望、反复追寻、渺茫难即的情境，塑造了一个无论诗人怎样“溯洄”、“溯游”地追寻，却总是“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的“伊人”形象。

对于这首诗，古代和现代的学者对其内容各有各的看法。有的现代学者认为，这首诗可以和《关雎》对看，但比《关雎》更加委婉动情，或者说更为伤情。《关雎》是喜剧，是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他要行苕菜，虽然苕菜是“左右流之”；要追“淑女”，虽然是“寤寐求之”，但终于是苕菜在握而淑女求得。而汉广这首诗似是委婉哀伤的悲剧，这小子一开始就没有信心，而叹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定下了失败的基调。而《关雎》以关雎小鸟相向和鸣起兴，一派活泼喜庆的气象，也暗示了喜剧的结局。还有的学者认为，这汉之游女与“窈窕淑女”相比，有两个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可求”。这两个不同是，一是她属于南方荆楚之地的姑娘，与周族有隔阂，有文化上的差异和民族上的敌对；二是“游女”之“游”，有冶游不正之意，不同于淑女之淑。但我想，若真是如同学者所说，则这汉之游女更撩人心弦，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她因有距离而神秘，距离产生美是美学上的通则，陌生化产生追求的欲念，则又是爱情学上的常态。可爱的往往不可求，这正是这首诗给我们的启迪。

爱情，这美丽的鸟，总是栖息于我们的窗台又悄然飞走，我们无限惆怅地看着它飞远飞远，直到杳然，直到我们的内心充满伤感的回忆，然后浅吟低唱：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注释：

①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6页。

②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页。

③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7页。

④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7页。

⑤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页。

李璐楠，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哲学系学生。